

# “矛盾論”淺說

李 琪 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06.5

251.3

# “矛盾論”淺說

李 琪 著

北平：北平書局

一九五六年：北京

**“矛盾論”淺說**

**李琪 著**

\*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北京市印刷一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1/32 4 3/8印張 84,000字

1956年8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0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數 40,001—80,000

統一書號: 2009·4

定價(6)三角六分

##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本介紹和闡述毛澤東同志的傑出的哲學著作——“矛盾論”的讀物。

全書共分五章。作者首先說明“矛盾論”和“實踐論”的關係，學習“矛盾論”的目的和要求；然後按照“矛盾論”的基本精神，結合當前我國革命運動的實際事例對兩種宇宙觀、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爭性等原理作了簡明通俗的闡述。

## 目 次

|                                    |     |
|------------------------------------|-----|
| 一 引論 .....                         | 1   |
| (一) “矛盾論”和“實踐論”的關係 .....           | 1   |
| (二) 唯物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 .....           | 6   |
| (三) 學習“矛盾論”的目的和要求 .....            | 10  |
| 二 兩種宇宙觀 .....                      | 19  |
| (一) 辯證法和形而上學之史的發展 .....            | 19  |
| (二) 唯物辯證法的創立是認識史上<br>空前的大革命 .....  | 28  |
| (三) 唯物辯證法的根本觀點 .....               | 39  |
| (四) 事物的矛盾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br>最根本的法則 ..... | 54  |
| (五) 內因和外因及其關係 .....                | 56  |
| 三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 .....              | 68  |
| (一) 矛盾的普遍性 .....                   | 68  |
| (二) 矛盾的特殊性 .....                   | 75  |
| (三)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關係 .....         | 89  |
| (四) 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            | 95  |
| 四 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爭性 .....              | 105 |
| (一) 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 .....                | 105 |
| (二) 矛盾諸方面的鬥爭性 .....                | 113 |
| (三) 矛盾鬥爭的形式 .....                  | 124 |
| (四) 矛盾的對抗性和非對抗性 .....              | 127 |
| 五 結束語 .....                        | 134 |

1465037

# 一 引 論

## (一) “矛盾論”和“實踐論”的关系

作为馬克思主义哲学的辯証唯物論，是分为兩個不可分离的組成部分：一个是它的認識論，即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一个是它的方法論，即唯物辯証法。認識論所研究的，是关于精神与物質、認識与实践的关系問題；方法論所研究的，是关于精神与物質、認識与实践的发展和变化的規律問題。換句話說，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是用唯物論的世界觀来研究和認識客觀世界；而唯物辯証法乃是对客觀世界研究和認識的方法。

把辯証唯物論的原理推广到社会領域中去，認識社会生活現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就是历史唯物論，也就是辯証唯物論的历史觀或史的唯物論。

辯証唯物論与历史唯物論構成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內容，它是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基础，是共产主义的理論基础，是每一个自覺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須領会和掌握的思想武器。

毛澤东同志的“實踐論”，即是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而毛澤东同志的“矛盾論”，即是唯物辯証法。

辯証唯物論的方法論与認識論，是完全一致的、統一的。它的方法論是从它对世界及其認識的唯物論的世界觀产生，

而又自然地轉移到世界觀上去，從而形成了辯證唯物論的世界觀。

由於世界是發展着的統一的物質世界，“一統歸於物質”（毛澤東同志語），所以作為研究和認識世界的觀點、方法在本質上是統一的，這種統一性正是客觀物質世界的統一性在人們主觀世界的反映。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特徵之一，就是把方法和世界觀在不可分離的聯結上來加以考察，並使兩者統一起來。列寧在論到“資本論”與論理學（即邏輯學）、辯證法、認識論的相互聯繫時說：“馬克思雖然沒有遺留下‘論理學’，卻留下了‘資本論’的論理學。……在‘資本論’中，論理學、辯證法及認識論（三種名詞是不必要的，三者都是同一的東西）是當作同一科學來應用的。”<sup>①</sup>

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與方法論的一致性，也有過同樣的說明：“唯物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方法論，是認識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觀。世界本來是發展着的物質世界，這是世界觀。拿了這樣的世界觀，轉過來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問題，去指導革命，去做工作，去從事生產，去指揮作戰，去議論人家長短，就是方法論。此外再沒有別的什麼單獨的方法論。所以在馬克思主義手里，世界觀同方法論是一個東西，辯證法、認識論、論理學，也是一個東西。”

因此，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決不能把它的方法論和認識論分開，也就是說，決不能把它研究和認識世界的辯證

---

① 列寧：“哲學筆記”。

方法与对世界認識的唯物論世界观分开。

有一种观点是錯誤的：即認為一个人的思想意識的修养鍛鍊，要比思想方法的修养鍛鍊重要得多。在他們看來，思想方法上有錯誤不算什么，只有思想意識上有錯誤才算錯誤，把思想意識和思想方法完全对立起來，否認兩者之間的联系。这顯然是錯誤的。因为思想意識和思想方法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它們是有着緊密联系的。不可設想，一个人的思想意識完全是無產階級的，而思想方法却完全是資產階級的；反過來，也是一样。中共党史告訴我們，任何一个在政治上、行动上犯嚴重錯誤的人，都可以从他的思想意識和思想方法上找出其思想根源。馬克思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說，無產階級的立場、辯證唯物論的观点和唯物辯證法的方法是完全一致的，三者是不可分割的。一个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的人，是决不可能掌握辯證唯物論和唯物辯證法的。因之，對於社会主义革命战士來說，我們不僅要在斗争中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思想意識的修养鍛鍊，克服自己思想意識中的个人主义及一切非無產階級的东西，同时也必須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思想方法的修养鍛鍊，克服自己思想方法上的主觀性、片面性、絕對性及一切形而上学的东西。只有这样做，我們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成为一个自覺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战士。那种錯誤地把思想意識的修养鍛鍊和思想方法的修养鍛鍊完全割裂開來，並輕視思想方法修养鍛鍊的重要意义，从哲学思想上看，就是不了解馬克思主义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在本質上的統一性，同时也不了解馬克思主

义的辯証方法對於革命实践的偉大意义。

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馬克思主义的方法論与認識論是一致的、統一的,即認為馬克思主义的方法論就是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切,因而就可以只講方法論不講認識論了。这种观点,顯然也是不正确的。

苏联过去德波林一派的孟什維克唯心論,其主要錯誤之一,就是割裂了馬克思主义的方法論和認識論的联系,把馬克思主义哲学曲解成为“純粹”的方法論。

德波林派認為,馬克思的辯証法完全繼承了黑格尔的辯証法。他們不了解黑格尔的辯証法是唯心辯証法,馬克思的辯証法是唯物辯証法,——兩者是根本不同的,因而錯誤地把馬克思主义的辯証法与唯物論分离來,並用黑格尔的辯証法代替了馬克思的辯証法,这就在辯証唯物論哲学最重要的問題上造成了唯心論的歪曲,从而走上了反馬克思主义的道路。正如“苏联紅色教授学院支部局關於反德波林派的決議”中所指出的:“德波林派著作里的方法論化,在本質上,是表現为方法和世界觀,辯証法和唯物論,辯証法和認識論,辯証法和史的唯物論等等的唯心論的分离。”<sup>①</sup>同时,这种分离,在德波林派著作中,又还表現为用方法論代替認識論,說什麼“認識論是被方法論吞併了”,从而否認馬克思主义的認識論。正如上述“苏联紅色教授学院支部局關於反德波林派的決議”中正确分析的:“認識論为方法論所吞併,这样的問題的提法,也

<sup>①</sup> “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421頁。

不外只有着这样一种意味：‘純粹’方法論，也即是从唯物論的离开來的辯証法之繁瑣学派的，唯心論的理論。”②

作为德波林派哲学思想在中國的流派——中國共產党內一九三〇年后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徵的主觀主义者，在哲学思想上也同样是割裂了馬克思主义方法論和世界觀、辯証法和認識論的一致性和統一性，並用形而上学方法代替了辯証法（德波林派的方法論實質上也正是形而上学的方法論）。因而中國教条主义者口中虽然大講特講唯物論，但他們所講的唯物論，却不是馬克思主义的辯証唯物論，而是反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机械的唯物論，並把这种主觀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作为指導中國革命的思想基礎，这就不能不給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帶來了嚴重的災害。

毛澤东同志为了从哲学思想上捍衛馬克思主义辯証唯物論，捍衛馬克思列寧主义政党的理論基礎，徹底粉碎反馬克思主义的主觀主义、教条主义的錯誤，所以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寫了“實踐論”揭露和批判了教条主义与經驗主义在認識論上的錯誤之后，於同年八月又寫了“矛盾論”，進一步揭露和批判了教条主义和經驗主义在方法論上的錯誤，指出馬克思主义的唯物辯証法是正確的“宇宙觀”即世界觀，是關於世界發展規律唯一正確的科学，並在辯証法和唯物論，世界觀与思想方法統一的基礎上，对馬克思主义的辯証法作了極其光輝的發展，这就从思想上徹底地粉碎了中國共產党內的教条主义和經驗

---

② “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421頁。

主义，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因此，决不能把“矛盾論”和“实践論”截然分成为两个东西，两者是分不开的，它們都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論基础，都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基础。

因此，在我們学习和研究了“实践論”之后<sup>①</sup>，还必须学习和研究“矛盾論”，并把两者在統一的基础上加以理解和把握。

也正因为“实践論”和“矛盾論”是一致的、統一的，因而只有真正地懂得了“矛盾論”之后，也才能真正地懂得“实践論”。

## （二）唯物辯証法是馬克思主义的灵魂

在我們弄清楚了“矛盾論”与“实践論”——也即是馬克思主义的方法論与認識論——关系之后，我們就要問：这个方法論——唯物辯証法，在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究竟占个什么地位呢？应该如何来認識它的重要性呢？

对于这个問題，馬克思列宁主义大师們，在他們的著作中，早已有过許多指示，他們对于唯物辯証法的評價是非常之高的，認為它是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

列宁在“論馬恩通信集”中对馬克思主义唯物辯証法曾作了这样的評價：“如果我們想用一个詞来断定全部通信集底焦点，即其中所发表所討論的一切思想集結的中心点，那末这个詞就是辯証法。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他們对之有最重

---

<sup>①</sup> 关于毛澤东同志的“实践論”，我在“‘实践論’解釋”一書中曾作过介紹和說明。

要最新穎的貢獻，因而在革命思想史上造成了天才進步的地方，就是運用唯物辯證法來根本改造全部政治經濟學，把唯物辯證法運用於歷史，自然科學，哲學以及工人階級底政策和策略方面。”<sup>①</sup>

從列寧上述的指示中，我們即可清楚地了解到唯物辯證法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器中佔着何等重要的地位了。

馬克思列寧主義大師們，歷來都強調指出，誰不懂得唯物辯證法，誰不會在實際鬥爭中運用唯物辯證法，誰就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列寧在批評孟什維克蘇漢諾夫的札記時說：“他們都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却迂腐到了萬分。馬克思主義中有決定意義的東西，即其革命辯證法，他們是一竅不通的。”<sup>②</sup>

斯大林在列寧誕生五十年紀念論文中，曾指出馬克思主義者有兩種——真的和假的，其不同處，就在於他們的活動方法，也就是思想方法的不同。真馬克思主義者，在他們的實踐活動中，能夠運用唯物辯證法去分析和解決問題。斯大林說：“規定適合於環境的一種實現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手段，因環境變更而變更這種方法和手段，——這就是他們所最注意的事情。”<sup>③</sup>這就是說，他們所注意的是理論與實踐的一致，言與行的一致，而不是機械的死啃公式，教條式的背誦抄引和空談

① 列寧：“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7頁。

② “列寧文選”，兩卷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卷，第1011頁。

③ “列寧文選”，兩卷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卷，第30頁。

馬克思主義。斯大林說，只有這一種馬克思主義者，才能够和馬克思所說的話完全一致。這種馬克思主義的名字，在俄國就是布爾什維主義，也就是列寧主義者。另一種馬克思主義者，雖然他們也以“真的”馬克思主義者自命，但他們却不願也不會把唯物辯證法運用到實踐中去，他們“……把馬克思主義底革命的生动原理變成毫無意思的死硬公式。他們的活動不是以經驗，不是以估計實際工作的基礎，而是以摘引馬克思個別語句為基礎。他們不是從分析實際生活中求得指令和指示，而是從比擬和歷史譬喻中求得指令和指示的。”<sup>①</sup>言行不一致，理論與實踐脫離，就是這種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標誌。

所以列寧、斯大林都堅決反對用教條主義的態度去對待馬克思主義，他們指出：馬克思主義是一切教條主義的敵人。而教條主義的根本錯誤就是不懂得和不願懂得唯物辯證法。

在這裡需要指出的，是斯大林在他的一生活動中，並沒有能够始終如一地堅持和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理論與實際相一致、言與行相一致的原則。他在後一時期由於勝利而驕傲了，不適當地誇大了自己的作用，實行個人專斷，在思想方法上產生了主觀主義、片面性和絕對性，其結果——正如“人民日報”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所正確指出的——也就使他自己的某些行動和自己原來所宣傳的某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觀點處於相對立的地位。“一方面承認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承認黨必須永遠地聯繫群眾，必

---

① “列寧文選”，兩卷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卷，第30頁。

須發展党内民主，發展自我批評和自下而上的批評，另一方面却又接受和鼓勵个人崇拜，实行个人專斷，这就使得斯大林后一时期在这个問題上陷于理論和實踐相脫節的矛盾。”<sup>①</sup>

在中國革命中，教条主义者对中國革命的危害會是很嚴重的。其思想方法的特点，就是不会运用唯物辯証法來分析和解决中國革命运动中的实际問題。他們拒絕中國革命的实际經驗，不去研究和分析这些經驗，並从其中“求得指令和指示”，而是“以摘引馬克思个别語句为基础”，只生吞活剥馬克思主义書籍中的片言隻字，不懂得馬克思主义的精神實質，不懂得馬克思主义的辯証法，从而使理論与实际脫离。馬克思主义的辯証法，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於根据馬克思主义的立場、观点、方法具体地分析和解决具体問題，並在實踐中不断地用新的經驗、新的知識去丰富它和發展它。一切教条主义者，都把馬克思主义理論看作千古不变的东西，認為它的一切結論和公式，可以適用於一切时代和一切國家，只要背熟了这些結論和公式就可以包治百病，万事大吉。这样，他們就把活的馬克思主义变成为死的教条，而他們却披着馬克思主义的外衣來嚇唬人，俘虜那些沒有多讀过馬克思主义書籍的工農幹部和革命經驗还不多的天真的青年。所以說，在馬克思主义理論敌人中，沒有比教条主义更坏的敌人了。

当然，这並不是說，經驗主义比教条主义要好些。兩者都不是馬克思主义者，因為他們都不懂唯物辯証法，都不会运用

---

<sup>①</sup> 人民日報編輯部：“关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頁。

唯物辯証法來解決實際問題，因而都是理論與實際脫離的。

只有真正懂得了唯物辯証法，並能在實際鬥爭中運用它，才能算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國，真正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代表，就是毛澤東同志。

### （三）學習“矛盾論”的目的和要求

要真正懂得唯物辯証法，並在實際中運用它，使自己成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而避免犯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錯誤，就須講求思想方法，認真學習唯物辯証法，學習“矛盾論”。

無數實踐指明：人們在工作中、鬥爭中之所以犯錯誤、碰釘子，甚至使革命運動遭受失敗，歸根到底，主要是由於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亦即主觀主義的結果，也就是說，都是由於沒有或缺乏唯物辯証法的思想方法的結果。他們在實際工作和鬥爭中，常只是看見事物的一方面，看不見事物的全面；看見事物的現象，看不見事物的本質；看見浪花，看不見主流；看見自己，看不見別人；看見今天，看不見明天。在這種思想方法指導下，其行動、其工作，是沒有不碰釘子不失敗的。這也就是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及一切主觀主義者犯錯誤的思想原因。

這裡我們且舉個實例來說明。

山東省在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二年的三年中，在推廣種植斯字良棉的過程中，不少地區曾發生強迫農民把已經種好的甚至已經開花結桃的本地品種的棉花拔除、剷除的嚴重事件。僅據一九五二年一年中，臨沂、沂水、膠州、泰安、滕縣等五個專區十個縣的不完全的統計，強迫農民拔除、剷除的棉田

即達兩千多畝，曾引起廣大農民羣眾的不滿。造成這一嚴重錯誤事件的原因，主要是由於山東農林廳在推廣斯字良棉工作指導上犯了主觀主義的弊病。據程浩同志在“山東省農林廳盲目推廣良棉的教訓”一文中所揭發的，一九五〇年春，自國外運到山東“斯字五愛”和“斯字二比”棉種二百萬斤，省人民政府實業廳（農林廳前身），便制定了“關於棉花良種繁殖與推廣的初步方案”，提出在三年內“必須完成全省換種任務”，即到一九五二年，全省數百萬畝棉田，必須換成“斯字五愛”或“斯字二比”棉種，一切原有的當地品種，必須全部排除。確定這個任務的根據是什麼呢？方案中提出：“估計今年籽棉單位面積產量（按指一九五〇年運進的二百萬斤‘斯字五愛’和‘斯字二比’棉種全部種植後的單位面積產量）每畝一百二十斤，每畝最少可能產良種五十斤，按六倍繁殖，一九五一年最少可種一百七十萬畝，同年所產棉種以四倍繁殖計算，至一九五二年，可推廣六百八十萬畝。這已超過了一九五二年全省棉田六百萬畝的需要。”這就是提出這個任務的全部根據。至於這些來自國外的棉種，是否適宜於山東各地的自然環境，在沒有經過典型示范之前，農民能否丟掉自己多年來所熟悉的品種，而去接受並種植來自國外的自己不熟悉的品種；全省農業技術指導幹部的力量和農民現有栽培條件，能否在短短三年內勝任這樣一個巨大任務；執行這個任務的是三千餘萬（當時全省約四千萬人口）分散的個體農民，能否一聲號令就可以使他們齊一步調地放棄千百年來的耕作習慣；這些重大問題，都沒有作為提出任務的根據。也就是說，他們只看見推廣良棉的需

要和順利的一面，而沒有考慮到推廣良棉的可能和困難的一面。這樣，他們就違背了唯物辯證法客觀地、全面地看問題的重要原則，充分暴露出他們在這一工作指導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亦即主觀主義的弊病。既然制定了“三年完成換種”的主觀主義的計劃，以後在實踐中又沒有得到及時地糾正和修改，加以貫徹執行中的強迫命令，這就不能不造成拔棉、剷棉的嚴重事件，把好事辦成壞事。為了發展生產，結果卻破壞了生產，打擊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從而破壞了黨和政府同人民羣眾的聯繫，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

前一個時期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一部分同志所犯的右傾錯誤，也同樣給我們再一次地指出了思想方法之對於革命實踐的重要作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澤東同志在省委、市委和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所作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針對當時農業合作化運動中所發生的錯誤思想，進行了系統的和徹底的批判。同年十月，中國共產黨舉行了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根據毛澤東同志的報告，討論和通過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毛澤東同志“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和七屆六中全會（擴大）“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具有着極重要的歷史意義，它不僅系統地、徹底地批判了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右傾思想，總結了我國多年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經驗，而且全面地、具體地規劃了黨在過渡時期中如何實現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方針、步驟和方法。毛澤東同志“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和黨的決議，極大地鼓舞了廣大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有力地促進了全國農業合作化運